

征稿：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，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現代詩歌、古典詩詞、曲藝雜談、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勿超過千五字，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: shangbaohaiyun@sina.cn

fax: 63-2-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，聯絡電話。

桂花馨香撲鼻來

朱先貴

清晨，拉開窗簾，打開門窗，一陣幽香撲鼻而來。尋覓香蹤，原來是房前屋後的桂花樹散發的濃濃香味。

桂花，清可絕塵，濃能遠溢，堪稱秋日美景一絕。每逢仲秋月圓，月華侵染，村前莊後的桂花競相綻放。桂花的花瓣小，如同米粒，卻長得密密麻麻，一簇連著一簇，遠遠望去，猶如繁茂綠葉中的碎金，星羅棋布，耀眼奪目。

桂花樹是適宜庭院綠化栽植的大宗花木品種。桂花終年常綠，仲秋進入花期，有「獨佔三秋壓群芳」的美譽，深受人們的喜愛，古今留下許多文人墨客詠桂之佳作。桂花以花色分金桂、銀桂、丹桂；以葉型分柳葉桂、金屬桂、滴水黃、葵花葉、柴柄黃；以花期分八月桂、四季桂、月桂。桂花花朵僅有米粒大小，一簇簇、一團團、密密麻麻地擠在一起，掩蓋于枝葉之中，桂花雖不如別的花品鮮艷奪目，大朵大朵地張揚，但也能憑獨特的芳香氣味招蜂引蝶，討人喜愛冠于群花。桂花被國人納入中國十大名花之列。

寒露已過，霜降來臨，深秋意濃。步履于山鄉田園，路過桂花樹下，沁人心脾的花香縈繞左右，樹蔭下，草地上，散落的星星點點花瓣，碎小的花兒堆在一處，格外好看。陽光穿透枝葉，密葉間秀出淡黃色的桂花，香氣陣陣。

桂花的美絕不僅僅局限于它清新淡雅的外表，難得的是它在人們不經意間給人一抹馨香，沁人心脾。清香微醺，暗香盈袖，清風徐來寒香撲鼻，尋覓之際卻不見蹤影，這份恬淡與

優雅，質樸與隨意之美恰到好處。正如李清照詩曰：「暗淡輕黃體性柔，性疏跡遠只留香。何須淺碧深紅色，自是花中第一流」。桂花是秋天獨特的象徵。它雖然沒有大片的花瓣，卻散發著迷人的香氣，淡淡的黃色襯托著這個季節成熟與收穫。

為了留下這抹餘香，玩味之餘，人們還將含苞待放的桂花製作成膳食，留戀在美食之上，于是，不管是甘醇馥郁的桂花酒，軟糯香甜的桂花糕，還是清香怡人的桂花茶，浸潤其中留于唇齒，讓人沉醉于美妙的幸福生活之中。

「亭亭巖下桂，歲晚獨芬芳。葉密千層綠，花開萬點黃。」外表的素雅是桂樹給予四季常態的美，內蘊含香是桂花賦予金秋獨特的容妝，從未嬌柔擇地而生，只是溫婉含蓄綻放，滿懷質樸，雲淡風輕，笑傲在十月的時空，亦如農人一般質樸，在馨香流轉間婉轉成詩，淺念深藏。

夜晚，散步在鄉間的村道，穿梭于阡陌田園之間，月光似水，枝葉婆娑，桂花陣陣馨香撲鼻而來。空氣中，一絲一絲，若即若離，時有時無的香氣，好似青春妙齡少女，含苞待放的嬌羞。待到怒放枝頭，那些細碎的花瓣一團團，一簇簇，相互擁擠著，又像一群趕集的姑娘從四面八方快樂地奔跑而來，你彷彿能聽到她們顫動在枝頭的嬉笑打鬧聲。

夜幕降臨，喧鬧一天的村莊漸漸地安靜下來，桂花的香氣依然沒有停住它雀躍的脚步，順著敞開的窗戶溜進千家萬戶。我微微閉起眼睛盡情地享受著撲面而來的芳香，感覺中似乎臉上有陣陣春風徐徐地吹過，不乏從中獲得欣慰：在一葉知秋柔弱的洞悉中，讓我發現從容不迫的大自然，賦予生活每天都有一個新亮點，每個亮點都能照亮幽暗的時光，讓你無法停下前進的腳步。

憶游青巖古鎮

陳祖召

父親來貴陽五年多了，由於身體不太好，平日活動都局限於小區方圓一公里內。中秋放假，我決定帶父親出去轉轉，讓他散散心。貴陽南郊的青巖古鎮乃著名旅遊勝地，多年前我曾去過那裡一次，印象較佳。依我對父親的瞭解，他準會樂意到小鎮一遊。

九月二十日上午十一點，我們驅車到了古鎮。停好車，我們從北門購票入內。古

鎮街道不寬，兩邊是出售各種商品的店舖，遊人走在中間，熙熙攘攘，商家不斷招呼著顧客，景象煞是熱鬧。父親走得很慢，在趙以炯狀元故居前，他停下了，仔細閱讀了石碑上的簡介後，便邁步入內，我們也跟著進去了。故居內陳列有與趙以炯相關的圖片及實物，從介紹文字裡，我們得知在清朝時期，貴州竟出過「三狀元一探花」，可惜知道的人並不多。

牆壁上懸有趙狀元的手書，那字沉穩工整，遒勁有力，令人讚歎不已。我們參觀完了故居，沿著街道往南走。在一個小平台處，妻的同學在那裡等著我們，原來，她那一天剛好也帶著全家來青巖了。她領著我們來到一個名為「尋槍別苑」的民宿裡就坐。

這裡綠蔭如蓋，院內精心設計有小橋、流水，讓人盡享舒適、靜謐。有兩三桌客人已經在用餐了，很快，我們的午餐也端上桌了，菜餚有鹹豬蹄、豆腐圓、綠豆粉等，都是當地特色小吃，十分可口。我們特意給幾個小孩子點了一盤炸薯條，他們吃得特別歡。

午餐過後，閒聊了一會，我們便出來了。先遊覽了慈雲寺。進去時，裡面一個說

書人正坐在樓台上說書，下面聽眾寥寥。慈雲寺並不大，我們很快就出來了。隨後，我們來到了萬壽宮，此處乃是一座道觀，據說供奉的是道教的許遜真人。我們大致觀看了一下各殿佈局，便在院內石凳上坐著休息。石凳附近懸掛著一口銅鐘，鍾身特意貼有四個大字「請勿敲擊」，兩個小傢伙不識字，不停地手中的玩具水槍敲打，以此為樂，我趕忙阻止了。

遊覽完萬壽宮後，已近下午四點，妻子一家有事先走了。

我們尋路去迎祥寺。在迎祥寺門口，工作人員婉拒小孩入內，於是我也陪著父親進去了，留妻在外面照顧兩個小孩。父親步態蹣跚，每到一處佛像前，便跪拜、默禱，祈求菩薩佑保家人平安。

出寺後，我們便沿原路返回。雖然南邊還有一長截街道我們沒有來得及逛，但父親已精力疲憊，時間也不早了。

再次路過北門時，我問兩個小孩，是否想登上城牆望遠，他們都不願意。天熱，小孩也累了。

青巖古鎮文化底蘊濃厚，距離遠近適中，我們期待下次再來。

文藝副刊



中國作家作品選粹

专栏主编：温陵氏 宏月 421期

詩畫之魂（組章）

海葉，湖南邵東人，現居婁底。中國作協會員。作品散見于《詩刊》《星星》《詩潮》《詩歌月刊》《揚子江詩刊》《詩選刊》《散文詩》《散文詩世界》《青年文學》《北京文學》等文學期刊。已出版作品集《文字背後的光》《敘說或場景》等八部。曾參加全國首屆散文詩筆會，獲第二屆中國天馬散文詩獎。

致詩人洛夫

在茫茫詩之汪洋，我只抓住了一根「漂木」。
若你，用散發體溫的文字，打磨最粗獷的生活。
你離去之後，剛升起的太陽，又重新向我迎面而來。我彷彿能夠再一次，穿越黑暗，握緊你的右手。
而在雁過留聲的地方，有關你，有關你的一切——照亮我的唯有你的詩行，以及詩行與詩行之間的微光。

而時光，裂開了一指寬的縫隙，讓庭前的虞美人重獲血液。太陽的血液，拔節的聲音，讓死亡也失去了恐懼。

二

時間之傷，殘餘悲憫。黑夜讀你用火寫就的詩，讀被你冰鎮過的月光，以及解凍後大地流淌的淚水。

這個憂傷的春天，你用最後的一瓣落花，裝點故園的清風明月，悄然抹去童年淺淺的腳印。

哭泣的雨水，打濕一隻鷹隼的翅膀。你積攢半個世紀的愁，已是極目無垠的天涯。



讀懂你，需用同頻率的心跳。對我而言記憶總是打開的，一些清新脫俗的畫面，剛好在你的煙嵐之外。

凌晨三點的葉子俱黑。而春光正在一棵桃樹上走動，逆風而來的黎明，像一闕寫在葉子背面的頌詞。

誰是露珠，誰是火焰中的騎手？

作為吞噬月光的醒者，天亮之後，我必須攜帶一枚果實再次啟程。

以後又會怎樣，詩歌的芒鞋，能否覓到一朵疾走的雲，能否覓到一瓣吟唱的唇，終止我驚惶的步履？

即使天空坍塌下來，也可借你不朽的詩骨頂住。

三

站在鏡子前的歷史，只是一羽蝶，早就黯淡了該有的光芒。

閉上眼，雨水就開始洶湧。潮濕的洞穴迴盪寂滅的聲音，仿若沉浮在海中的軟木浮標，抓不住遠方一絲澀苦的風。

我是和你擦肩而過的凡夫俗子，如落在葉子上的一滴雨，追念著那個隕落的太陽，在靈和欲的擁抱中生生不滅。

愛，是生命裡的蜜汁。強大的引力將萬物凝聚其間，「你立著，大漠孤煙般立著，怒發立於狂暴中。」

昨日的微塵與輕煙，進入時間進入我的喜悅，進入我頻頻往上的仰視。而一縷光，托起你神性的孤高。

孤獨，降伏了所有的語言。這個憂傷的春天，似一隻獨角獸舐著我的臉，儘管頭戴荆棘之冠。

生命的行囊已空無一物。唯有寧靜將我護佑，翻看你我首次意外的遭遇——

是剎那，也是永恆。

致畫家基弗

在2018年國慶日，這個比我父親還小18歲的德國老頭，用78件原作，打動了我。

歷經土地革命戰爭、抗日戰爭、解放戰爭、抗美援朝戰爭及十年動亂的父親，不知看了這些反思二戰的畫，會有怎樣的感觸。

作為旁觀者，我看到一個站在廢墟上的詩人，像一位旁

編者按：為進一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，本報副刊自2012年10月下旬起，與中外散文詩學會聯合推出「中國作家作品選粹」專欄，每週一期，題材包括散文詩、散文、小說、詩歌。由學會推薦，每期推出一名作家的作品。來稿信箱：miyue76326@qq.com，http://blog.sina.com.cn/miyue76326。具體組稿工作由《散文詩世界》主編宓月負責。

白者，用陰沉的色調，哀悼被戰火吞噬的生靈。

李自健美術館外的秋陽，依舊保持恰好的溫度，比發燙的槍管涼，比結痂的血炙熱，像一個真實而荒謬的劇本。

冰冷的鋼鐵與溫暖的稻草，一個是死亡的父親，另一個是生命的母親。

最後，都回歸泥土。

二

而嗞人的硝煙，攜裹著升騰的炊煙，都被他逐出了天堂。

用玻璃的碎片，刺破黎明。再用鉛與殘缺的字母，凸顯一張紙的生命力，喚醒，一朵小花的魅惑。

荒蕪的大地，丟失了哭泣。他把大海看作一根繩子，握在手心，並請求寬恕那些戴罪的凡胎肉身。

「每一個落下都有翅膀。」他還是將一無所有的大地，緊抱在自己的懷裡，哪怕月光只是一片羽毛。

此刻，可以萬籟俱寂。風乾的枝條葉葉，可以嘗試扇動自己的翅膀，然後完全消失在夜空。

站在一本打開的書旁，我不敢移動，也不敢呼吸。側耳聆聽一種黑暗，伴隨信仰下墜的回聲。

時針與分針都是停滯的，連神都不知道。

三

他悄然來到一個東方的國度，還帶來一頭吃影子長大的牛。

墓地，是生靈的歸宿。儘管星光在樹梢上漂流，那些哀怨的骨頭，還是落入無底的谷壑。

曾害怕死于草叢的螢火蟲，還在夏夜漫天飛舞。只有一滴新鮮的露水，知曉隱秘避難的出口。

注定有一架梯子，出現在我的頭頂上，以便察看鉛色的天空，曾經也被戰火燒得通紅。

現在是二零一八年秋天，我已虛度了我的半生。這個幽暗又明亮的下午，屬於我的鑽石開始滿堂生輝。

那些古代的女子，就活在他熟稔的一個詞裡。懸掛在樹梢的一件外套，嚮往長滿青草和神話的曠野。

我不想驚擾畫中的任何人。

即使一場暴風雨，捲走微小的白色花瓣，與父親古詩詞裡的陰影。